

我与作家刘东升神交多年，未谋面时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常看到他的大名，还在很多微信公众号上欣赏到他的大作，感觉他是个笔耕不辍，有情怀，有见地的暖男。

2022年孟秋时节，在某编辑部组织的一次文学采风活动中与他谋面，他的谦虚内敛、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晚餐时，我俩并肩而坐，把酒言欢，很是投缘。近日，赴皋城与文友小聚，东升兄应邀，还带着他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春雨如酥》欣然前往。餐后，我手捧他赠送的印刷精美的厚重文集，如获至宝，喜悦之情，溢满心头。

由皋城回庐阳后，我尽量停歇一切杂务，花了将近三天时间，集中精力、一字不落地读完了收入文集里的七十篇佳作和前言、后记及一篇文友评论。掩卷沉思，心潮难平。

通过读其文、微信交流和面对面谈心，对东升兄的人生经历、兴趣爱好及性格特点等有了一定了解，于是不揣冒昧，试图对他的散文创作进行初探，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教！

钟情读书，夯实语言功底。东升兄自启蒙入学始，就喜欢阅读小人书；读初、高中时，背诵毛泽东诗词，阅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四大名著。高中毕业后，插队落户两年；十八岁报名参军，在湘西大山里锻炼了四个春秋；接着转业到地方供电部门工作。东升兄在走过的生命旅途中，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没有放弃读书，阅读量比较宽广，不仅有古今中外名著，还有现当代鲁迅、朱自清、冰心、汪曾祺、三毛、余秋雨等名家的散文作品，还喜欢背诵唐诗宋词和民谣，常读民间故事及童话等，不断增加知识储备，汲取书中营养；同时，养成勤查字典和记读书笔记的习惯，为写作打牢语言文字功底。

笔耕不辍，锤炼翱翔翅膀。天底下大概还没有哪位打娘胎里一出来便自然成为作

坚守真善美 追赶文学梦

——刘东升散文创作浅析

庄有禄

家的。我不否认，成长为作者者少不了天赋成分，但没有后天的努力，恐怕很难创作出登大雅之堂、世人称道的传世之作。古往今来，几乎所有能成为真正作者家，没有不靠吃得万般苦，耐得住寂寥，呕心沥血，不分白天黑夜勤奋笔耕的。曹雪芹创作出“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耗费了他极其不寻常的十年心血。路遥燃烧生命完成《平凡的世界》，每天坚持写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常以馒头和咸菜果腹，手指磨出了老茧，累得吐血，仍不放弃，直至完稿。

东升兄从下放当知青始，至退休赋闲，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几乎没有停止过写作。当知青时为人民公社写广播稿及公文，受到公社主要负责人的夸奖。在军营里，因写“饭堂广播”稿而崭露头角，被选拔为连队文书。曾代为一位文化程度低的战友写情书，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在连队里被传为佳话。转业到地方供电部门，因文笔好，被主管部门看上，分配到宣教科，从事宣教工作十五年。其间一次次被电网职工平凡而感人的灵魂触动，饱含深情地创作了大量讴歌电力职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人事迹的消息、通讯、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这些作品在行业和地方报刊发表后，受到行业负责人、职工和受众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2019年退休以来，宝刀不老，勤奋笔耕，撰写了近百篇优秀的散文随笔，有的在报刊和微信公众号上刊出，有的在征文大赛中获

奖，创作水平日益提升，文笔优美简洁，感情浓郁真挚，动人心魄，练就了一双在文学天地翱翔的翅膀，让人刮目相看，称道佩服。关爱生命，发掘源头活水。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谢有顺说：“真实的写作，总是起源于作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事、物的基本感受，离开了这个连接点，写作就会流于虚假、浮泛，甚至空洞化。”东升兄深谙此道，他不仅喜欢在书海里奋力遨游，而且善做有心人，留意观察身边的人、事、物，非常喜欢阅读生生不息、包罗万象的生活和社会这本大书。他长于发掘，勤于思考，善于联想，不断为创作引来源头活水。

他对生他养他的故土，情有独钟，一花一草一木都深深地扎根心底，挥之不去。他下放到六安县丁集区钱集人民公社南庄生产队任知青时，很快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劳动之中。对军营里发生的事，他记忆犹新，念念不忘。他爱军营四周的山山水水，爱朝夕相处的战友，爱火热的军营生活。转业到地方供电部门，他热爱从事的工作，忠于职守，与供电职工休戚与共，经常与他们一道，跋山涉水，深入深山老林，巡检查线，及时排除故障和隐患，确保供电安全。由于东升兄始终热爱生活，留心观察周遭的人与物，积累了大量素材，为创作出高质量的散文随笔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从他的身上再次印证了“真正的作家都是有根据地的，有恒产也有恒心”这

句话的正确。

坚守正道，提升温度亮色。一直以来，东升兄弟始终坚守正道，胸中弥漫浓郁的爱国、爱民、爱乡、爱家之情，相信邪不压正，正义终究战胜邪恶；任何坎坷荆棘，都阻挡不住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奔向洒满阳光的伊甸园。他总是抱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关注生活中的亮点与闪光点；业余爱好高雅，除了读书写作外，还喜欢摄影和自驾游，不打麻将，不玩扑克牌；抱着感恩的心对待父母和师长，对待帮助和同情过自己的人，对待所有善良的人。他对物质世界十分感兴趣，喜爱观察动植物的生存状态，眼观它们的云涌波诡和瞬息变化，静听天籁之音，触摸它们的心跳，达成心灵默契。

散文的灵魂是爱！写的事是小的，精神却是大的。通读他的七十篇散文，几乎篇篇都满怀赤子情怀，可以温暖冰凉的世道。故乡的老屋，故乡的池塘，故乡的小河，故乡的小桥，故乡的美景美食，还有父母、长辈、兄弟、同学、战友、老所长、钻山人、普通女电工葛静、燕子矶的小山妹等等，都成为他的创作意象，连缀成文，字里行间均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调，让读者体味到温馨，看到生活中的美好与光明未来！我读罢《夏夜灯火》《青春，在平凡中闪亮》《远处，那闪烁的灯火》等篇章，感动得泪花闪闪，为有意思、有趣有用的文字而激动不已。

此外，东升兄善于描写身边具体、细小、卑微、真实的事物，刻画细致入微，读之大有身临其境之感。东升兄喜好引用毛泽东和唐诗诗坛巨擘的佳句，信手拈来，显得十分自然贴切；尤其是运用古人和伟人的诗句，往往收到点石成金之功效，让人寻味不已！





诗与画

岁月如歌，无声吟唱
心中思绪，如风飘扬
那流逝的是少年的欢畅
那沉淀的是岁月的沧桑

我在时光的河流里寻觅
那一抹
不变的初心与梦想

孙世华/图 刘新宇/文

人间有味是清欢

刘新宇

乡村清晨，天刚透亮，炊烟便如薄纱般柔柔地浮升起来。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欢快地跳着舞，把人间烟火气烘得暖烘烘的。

母亲从园子里回来，竹篮里盛着刚摘下的青菜，叶子上还滚着露珠，映着初升的微光，圆润如珍珠。母亲将它们洗净了，水灵灵地堆在灶台旁，仿佛是土地最清鲜的呼吸，一清二白，那么洁净。

早饭不过白粥配咸菜，那咸菜是母亲亲手腌制，盛在粗陶碗里。粥是黏稠的米汤，咸菜则蜷缩着身子，泛着朴素的光泽。几样小菜，也皆是自家园子里的出产，清清爽爽摆满桌面。食物的热气混着香味袅袅升起，氤氲在小小的空间里，像是天地间最

细软、最熨帖的抚慰，无声息地暖了肺腑。

我捧起粗瓷碗，啜一口粥，温润的米香在舌尖弥漫开来；再夹一筷子咸菜，咸淡适中，嚼着，便嚼出了土地深处沉静安定的味道。

彼时晨光已悄然透进窗棂，照亮了碗边碗沿，也照亮了母亲额上细细的皱纹——岁月如刀，刻下的却是这般温柔朴实的印痕。此刻，一餐一饭，一灯一影，皆无声地诉说着一种无须雕琢的安稳：人间的滋味，原是藏在这样温暖的灶火、粥饭温香之间。

饭后收拾停当，母亲重又坐回门边的小凳上。她手中拿着一把青菜的蔬菜，细细地摘去枯叶。初阳的金线透过门楣斜斜筛落下来，映在她花白

第一次站岗

叶炎

对于曾经当过兵的人来说，第一次站岗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四十七年前，我们这批安徽籍“新兵蛋子”还没来得及进营房，就被黑乎乎的同岗车直接拉到了火药味已经很浓的边防前线。

那个年代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绝对不多。我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了三年，比同期入伍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娃、学生娃显得要成熟老练很多，对眼前这一触即发的硝烟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有几分新鲜与好奇。

连队驻扎在一个偏僻的苗家山寨，这里崇山峻岭，景色极佳。漫山遍野的橡胶、芭蕉和菠萝，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婀娜多姿的山茶花、百合花，绿绒蒿，衬托着渺渺升起苗寨烟火，构成一幅地道的原生态画面。

刚下连队的头几日，不知道领导是考虑到我们初来乍到，白天训练辛苦，还是对我们这些新兵不太放心，就一直没安排我们晚上站岗。

从内心讲，我们还真不领情，当兵就是放哨站岗，不站岗算哪门子兵？况且我们还没尝过“手握一杆钢枪……为伟大祖国站岗”的那种感觉。于是我们几个新兵分头去申请，找了排长找连长，一句话，要求尽快站岗。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晚点名时，连长宣布：从今晚起，刚来的几位新同志参加所在班排站岗，但不能放“单飞”，必须由老兵带岗。

是夜，老天爷好像故意和我们过意不去，天黑得就像锅底一般，伸手不见五指。

由于白天的训练科目是五公里武装越野，大家都累得够呛，晚上一躺下便酣然入梦。睡得正香，班长轻轻把我喊醒：“喂，醒醒，一点了，该我们站岗了。”我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穿上衣服，背上枪，把白毛巾系在左臂上，和班长一前一后，一脚深一脚浅地向离驻地约一华里的哨位走去。

班长是位川籍老兵，小个头，小白脸，小学文化，但人很耿直，猴精，要不是遇上特殊情况，他都已经退伍回家娶老婆过日子了。

我俩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这是条乡村公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路旁停了一大辆披着伪装网的军车。班长操着浓重的川腔吩咐我：“伙计，这就是哨位。今天是你第一次站岗，千万要小心，因为这里离边境不远，边境情况复杂，眼睛要睁大点，耳朵要竖竖点，手脚要麻利点，发现情况不要慌，处置要果断，答不上口令就可以开枪。”

班长这么一说，我心里还真的紧张起来。我赶紧问：“你也不和我一起站岗吗？”

班长说：“我带岗，你放心，我离你不远，就在那儿。”班长用手机筒照了照百米开外一棵大树。

这个地方温差特别大，白天热得穿裤衩背心，午夜冷得穿棉袄大衣还直哆嗦。

不知是冻得哆嗦还是吓得哆嗦，不一会儿，我就扛不住了，爬到车厢里找了好几个空罐头盒、空酒瓶，分别在哨位附近三个路口摆上，设些路障，然后抱着枪猫在车厢下面，大气不敢出，小眼眯溜圆，左右前后一遍又一遍地地毯式扫描，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一些儿不敢大意。

忽然，从前方山坡上走下来一束光，一闪一闪的，像是萤火虫，越来越近。

我屏住呼吸，拉开枪栓，手指扣着扳机。大约还有四五十米远，我忍不住了，大吼一声：“谁？口令！”

这家伙反应真快，身一闪，灯一灭，立马答道：“是我，刘指导员，口令：保卫”。

口令正确，口音很熟，但这刘指导员是谁我还真不晓得。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应上口令：“四化”，又赶紧追问一句：“哪个是刘指导员？不报真名老子开枪了！”

这家伙回应道：“真是他妈见鬼，基本常识都不懂就上岗了，刘指导员就是刘指导员！你是哪个一吗？”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指导员查哨来了。

我赶紧说：“我是新兵，今晚第一次站岗，不晓得指导员是什么意思。”说完，哆哆嗦嗦战战兢兢地从车厢底下爬出来，一脸狼狽相。心想这下玩完了，人家站岗我趴岗，关键是新兵蛋子在连首长面前充老子，第一次站岗就出了这么大洋相。

这时班长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杵在一旁，吓得一言不发。

第二天晚饭后，连里召开军人大会，我低着头，红着脸，准备挨训。没想到指导员竟还表扬了我：“昨晚查哨，有一位新同志站岗夜哨，这是他第一次站岗，而且是在边境线上，警惕性可高了，鬼点子很多，胆大心细，反应机灵，罐头盒子、空酒瓶都派上了用场，要不是我嘴快腿快，早就被他‘光采’了。现在是特殊时期，这里是边防前线，大家要向这位新同志学习，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

班长此时就坐在我旁边，只见他竖起拇指，在我耳边说：“你小子还真行，没当几天兵就赚了个全连口头通报表扬。”



我第一次知道“老虎杠子鸡”这个酒令，是在姥爷家的饭桌上。

童年的夏天，时间仿佛在他们那排宽敞的瓦房里慢了下来。正午的阳光暖融融地泼洒下来，空气里都浮动

着蜜糖般的金色。门前几棵高大的杨树，叶子被风拂过，簌簌地响。黄狗在树荫下摊开四肢，肚皮随着呼吸微微起伏；花猫找了个凉快的角落，蜷成一团绒球，安然入睡。

姥姥在厨房里忙碌，不一会，方桌上便摆好了饭菜：油亮的红烧肉、青白的炒豆芽、脆生生的凉拌黄瓜，还有一碗飘着金黄油花的西红柿鸡蛋汤。那饭菜的香气，混合着泥土和柴火的味道，是庄稼院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味道。

姥爷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洗去手上的泥土，从柜子里拿出存着的老酒，给姥姥和自己都倒上一小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半日的辛劳就在这简单的滋味里融化了。几杯下肚，老两口的脸上便有了笑意，那“老虎杠子鸡”的游戏，就在杯盘碗盏间敲响。

规则很简单：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虫蛀杠子——环环相扣，一物降一物。姥姥姥爷相对而坐，手里的筷子轻轻点在桌面上。姥姥喊一声“老虎”，姥爷就笑着接“鸡”；姥爷喊“杠子”，姥姥便机灵地应“虫”……“杠子——！”“虫蛀你！”一来一往，木筷敲在桌面上喀嗒作响，那笑声便也跟着这节奏荡漾开来，在明亮的堂屋里碰撞、回旋，满满当当。

我趴在桌沿上一边扒拉着碗里的饭菜，一边观察着姥姥姥爷的“战况”。有时他们也会逗我：“大外孙女也喝一口！”好奇的我小心抿了一点，瞬间被辛辣呛得眼泪直流，咳嗽不止，姥姥姥爷哈哈大笑，就是在这带着泪花的欢笑里，成为了我日后与酒结缘的、一个啼笑皆非又无比温情的起点。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懂得，姥姥姥爷，就像田垄上并肩生长的两株庄稼，根须在看不见的泥土深处，早已悄然缠绕，难分彼此。姥姥生火做饭，姥爷便去挑水；姥爷挥锄劳作，姥姥便递上汗巾。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灶膛前、田埂上的相伴。寻常日子里的每一个眼神交汇，每一声平淡的应答，都如同那游戏中的环环相扣——那是用漫长岁月本身慢慢酿成的深情，无声无息，却早已刻入骨髓。

后来，我听过、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华美词句，然而记忆深处最清晰、最温暖的底色，永远是那个夏日的午后：阳光慷慨，树影轻摇，饭菜飘香。还有姥姥姥爷隔着木桌，轻轻敲着筷子，那一声声“老虎”“杠子”“鸡”“虫”的呼喊，像农事节气一样朴素恒常，在悠悠的光阴里循环往复。

原来所谓“夫唱妇随，相濡以沫”，并非遥远的传说。它就沉淀在姥姥姥爷布满岁月痕迹的手掌相握的瞬间里，就藏在木筷敲击桌面那清脆而温润的回响中——那朴素酒令所轻轻敲打出的，从来不是胜负输赢，这是日子最深处的根脉，在平凡光阴的循环往复里，默默缠绕成最牢固的缘分，静水流深，无声地滋养着岁月，也成了我心底对爱情最真切的向往。我向往的，便是这般无需言说的默契，这股柴米油盐中酿出的醇厚，这般的相须相连、携手走过四季的恒常。



芳华永存

巢惠

大坝巍巍，碧水汤汤。每当游客漫步在龙河口水库的千米大坝上，都被这座被誉为“世界第一人工土石坝”而折服。它肩负着防洪、灌溉、供水、生态等多重任务，成为江淮大地水利版图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58年，当时年仅20来岁的许芳华来到大坝的建设场地。因在大坝建设期间的成绩突出，1960年，她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7月4日，86岁的许芳华劳模去世。这位从淠史杭工程建设工地上成长起来的一线劳模，其奋斗事迹至今仍激励着皖西儿女不断前进。

1939年9月，许芳华出生于舒城县干汉河镇喻城村的一个贫民家庭，这个村刚好位于当时的龙河口水库下游，只要遇到发大水，村子就会被淹，年幼的她不得不跟着父母背井离乡讨生活。1958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舒城县委、县政府决定举全县之力，兴修龙河口水库。

听说兴修龙河口水库的消息后，刚刚结婚三天的许芳华就来到龙河口水库修建工地，把新婚时穿的花棉袄一脱，光着脚板就开始干活，从不出言叫累，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希望水库修好，人们可以过上好日子。”

抱着这样的初心，在工地上，许芳华面对脏活累活毫不犹豫。挑土时，她趟趟比别人多背几锹土，天天比别人多跑几个来回。当工地指挥部从成千上万的女同志中挑选出120人组建“刘胡兰战斗连”时，大伙异口同声地选她当连长。要强的许芳华还带领“刘胡兰战斗连”的姑娘们和“董存瑞战斗连”的小伙子们比赛挑土、拉石碾，最后，“刘胡兰战斗连”的姑娘们获胜了。从此，许芳华在水库工地也“一战成名”。

“老学穆桂英，少学花木兰。是英雄，是好汉，水库工地比战场。”“大姐老妹们哎，我们加油干啊，做男子汉啊！”……一个个响亮的口号成了水库工地上的最动听的音符。这些当年响彻在大坝建设工地上的劳动号子，如今听来，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水库大坝于1958年兴建，1960年竣工，历时三年。由于许芳华在大坝建设期间的成绩突出，1960年，她被评为省级劳模。在水库工地的三年，影响并改变了许芳华的一生。

淠史杭水悠悠，带走了几代淠史杭人的芳华，但皖西人民“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战天斗地精神成为所有人记忆中抹不去的“丰碑”，激励着大家继续奋发前行。

2022年，皖西日报社以许芳华劳模为原型，制作微电影《依依芳华》，再现淠史杭工程龙河口水库建设艰难而又光辉的峥嵘岁月，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影像。

“同学们，今天我带来的是是一群劳模的故事。其中，许芳华劳模就是当年淠史杭工程龙河口水库工地的建设者中杰出的一位……”在六安市总工会主办的“劳动光荣，劳动创造”六安市劳模工匠进校园全国示范活动中，面对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安徽省劳动模范、舒城万佛湖旅游管理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涂金会再一次讲起许芳华劳模的故事，讲述淠史杭工程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劳模群像。

围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近年来，六安市总工会依托劳模工匠“六进”宣讲、“六安工人思政课堂”等平台载体，采取生动活泼、易于被职工群众接受的方式，让“劳模的故事多感人、劳模的本事有传人”。

“为了讲好龙河口故事，我和同事们一个个去拜访当年水利建设者，听他们说、看他们做、感受着老一辈人们的奉献情怀”。“涂金会回忆起走访许芳华老人的经历，聆听了这些“最熟悉的身边人”的故事。

忙碌碌碌是一生，轰轰烈烈也是一生。我们很难拥有轰轰烈烈的一生，但如何将平凡的人生过得有意义，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人生课题。而今，许芳华老人走了，初心映芳华，她的精神依然长存。



散文

偶尔响起校园清澈的钟声
又是谁若若无事的日常
那么多，那么珍贵

他还在固执地守着
又一缕风
他示意那个献花的孩子
她没见过战场
是因为这些墓碑下埋着
那么多来不及的年华
和来不及的告别

诗歌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985541@qq.com